惜抱軒文集

校閱門人姓氏

孫金相其章

伍光瑜孚鈞

周　愭禮朋

談承基念堂

焦若鈞禾蔭

程有恆見斯

吳　剛子見

唐大沛醴泉

吳翼元石倉

李際春竹香

惜抱軒文集目錄

桐城姚鼐姬傳

江寧劉文奎家鐫

惜抱軒文集一

論

范蠡論

范蠡之子殺人繫于楚蠡令其少子行千金於所善楚莊生救之其長子請行不許其後卒強以行於是莊生因爲入朝楚王而說之赦蠡長子聞楚將赦謂弟固可活矣入莊生家復取金去莊生怒竟說楚王論殺其弟人以此稱蠡始不欲遣其長子爲知也自君子觀之蠡固未嘗知也比之蹇曰比之匪人隨之震曰孚于嘉吉夫以匪人之比而望嘉孚之吉其可乎吾觀莊生非賢

者也其褊心與市井小人之爲慮無以異而蠡顧以其子之命委之烏得知方蠡子之進金莊生也如果不欲受卻之可也既思終還之則雖爲取去奚嫌焉蓋生以爲救蠡之子而其家不見德則不足以爲名又忿已以力爲人而反爲人所易故雖當其厚友之託不顧而必以術殺其子噫抑甚矣郤成子過衛右宰穀臣饗之欲託以其帑而未言及穀臣死迎其妻子分宅而居之晉叔向繫獄祈奚乘馹見范宣子言而出之不見叔向而歸夫受人之事則死生不以變其志急人之難而非爲名高此固古賢人君子所爲而蠡乃以望於莊生及其

不得反以爲其長子致之何其謬也且蠡當日卽令遣其少子如楚而其子之囚於楚者亦必不可救何則長子生而貧則嗇而貴財少子長而富則亦驕而輕士今使膏粱之子忽視貧士指麾而爲之用則雖予之厚利而不甘況以莊生之褊心多忌挾殘忍以報睚眦設以少年輕肆之氣乘之蠡之子不愈危哉嘗考范蠡之行當其相越所圖皆傾險之謀及越破吳吳危急而求成句踐欲許獨蠡不可而必亟斃之其意蓋亦忍矣夫洊頻之水鱸鮪不遊離靡之草虎豹不居旦暮之交君子弗與故必內行備而後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

后爲之謀則忠信而不私當其事則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貴擇交而鞅之所爲殘忍刻薄其事獨與莊生者相近豈其心賢之而欲倚以爲重也而豈知身受其禍也哉

伍子胥論

昔者嘗怪樂毅之於燕伍子胥之於吳皆以受任於先君之時及至嗣子棄之於是毅遂超然遠引而子胥乃戀戀不去終以諫死于吳若是之不同何也蓋古所謂忠臣之行必度其心之所安而後爲非以苟託於名義以自居而遂可也今夫毅之仕燕也所任者軍旅之事

耳惠王死而兵權奪毅雖留圖無可爲矣當伍子胥困厄楚鄭之郊飄搖江海之間結吳光于草野之際一旦擕吳國而乘之卒以君臣相倚報父仇而成君之名于天下其與吳相得如父子手足員雖烏集起事而其實與世胄同國休戚者等吾竊闔廬之死也必以吳託之子胥子胥亦必慨然任而不辭子胥之心方以爲受先君之恩寄社稷之重思盡其輔弼之任雖播棄而不忍自疏而不料夫差之終愎不悛遂泯絶其身而莫之復省也設令子胥于屢諫不用之時即引身去國人亦誰得而議之而樂毅之書至謂子胥不知主之不同量是

其行固不免為天下之所譏而子胥終不肎以彼易此者蓋彼徒以求其心之慊然而無憾者夫豈以行事求自於衆多之口也哉或曰子胥之諫夫差其時季札與同立于朝季子親于吳而反不以諫死何耶蓋自諸樊歲吳欲以位傳季子而季子又以賢得民彼夫差者忌而遠之甚矣微子啟帝乙之長子也疑于紂而紂疏之故抱器適周而奉商祀微子季札之不諫邪不可諫而以身存宗也伍員之諫恃夙昔之恩而冀君之一悟也而柳宗元乃從而非之以為非吳親屬諫死為過夫彼謂為親屬者固宜死也而微子季札之不死又豈非親

屬者哉

翰林論

爲天子侍從之臣拾遺補闕其常任也天子雖明聖不謂無失人臣雖非大賢不謂當職而不陳君之失與其有失播諸天下而改之不若傳諸朝廷而改之之善也傳諸朝廷而改之不若初見聞諸左右而改之之善也翰林居天子左右爲近臣則諫其失也宜先于衆人見君之失而智不及辨與則不明智及辨之而諱言與則不忠侍從者擇其忠且明而居之者也唐之初設翰林百工皆入焉猥下之職也其後乃益親益尊益親益尊

故責之益重今有人焉其于官也受其親與尊而辭其責之重將不蒙世譏乎官之失職也不亦久乎以竝蒙世譏者而上下皆謂其當然是以晏然而無可爲安居而食其祿自唐及宋及元明官制因革六七百年其不革者御史有彈劾之責而兼諫爭翰林有制造文章之事而兼諫爭彈劾制造文章所別也諫爭所同也其爲言官也奚以異入而面爭於左右出而上書陳事其爲諫也奚以異今也獨謂御史言官而翰林不當有諫書是知其一而失其一也是故君子求乎道細人求乎技君子之職以道細人之職以技使世之君子賦若相如

鄒枚善敘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詩若李杜文若韓柳歐曾蘇氏雖至工猶技也技之中固有道焉不若極忠諫爭爲道之大也徒以文字居翰林者是技而已若唐初之翰林者則若是可矣今之翰林固不可云皆親近居左右然固有親近居左右者日翰詹立班于科道上謂其近臣也居近臣之班不知近臣之職可乎明之翰林皆知其職也諫爭之人接踵諫爭之儔速竄而時書今之人不以爲其職也或取其忠而議其言爲出位夫以盡職爲出位世孰有爲盡職者余竊有慼焉作翰林論

李斯論

蘇子瞻謂李斯以荀卿之學亂天下是不然秦之亂天下之法無待于李斯斯亦未嘗以其學事秦當秦之中葉孝公卽位得商鞅任之商鞅教孝公燔詩書明法令設告坐之過而禁遊宦之民因秦國地形便利用其法富強數世兼并諸侯迄至始皇始皇之時一用商鞅成法而已雖李斯助之言其便利益成秦亂然使李斯不言其便始皇固自爲之而不厭何也秦之甘于刻薄而便于嚴法久矣其後世所習以爲善者也斯逆探始皇二世之心非是不足以中侈君而張吾之寵是以盡舍其師荀卿之學而爲商鞅之學埽去三代先王仁政而

一切取自恣肆以爲治焚詩書禁學士滅三代法而尙督責斯非行其學也趨時而已設所遭値非始皇二世斯之術將不出於此非爲仁也亦以趨時而已君子之仕也進不隱賢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嚬蹙于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柰何于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

然無與者矣嗟乎秦未亡而斯先被五刑夷三族也其天之誅惡人亦有時而信也邪易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其能視且履者倖也而卒于凶者蓋其自取邪且夫人有爲善而受教于人者矣未聞爲惡而必受教于人者也荀卿述先王而頌言儒效雖間有得失而大體得治世之要而蘇氏以李斯之害天下罪及于卿不亦遠乎行其學而害秦者商鞅也舍其學而害秦者李斯也商君禁遊宦而李斯諫逐客其始之不同術也而卒出于同者豈其本志哉宋之世王介甫以平生所學建熙寧新法其後章惇曾布張商英蔡京之倫曷

嘗學介甫之學邪而以介甫之政促亡宋與李斯事槩相類夫世言法術之學足亡人國固也吾謂人臣善探其君之隱一以委曲變化從世好者其爲人尤可畏哉尤可畏哉

賈生明申商論

太史公曰賈生鼂錯明申商公孫宏用儒術顯世多疑之果若是則公孫宏賢於賈生邪宋儒者以爲生上書謂髖髀之所非斤則斧以此待諸侯爲申韓之意吾謂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約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于罪而抗到之所以爲安全也斤斧以取譬耳豈刑戮謂

哉此不足為生病然遂謂太史公為誣賈生則亦非也夫戰國以來百家並興雖或純或駁或陋且謬悖推本之彼亦各原於聖人之一端未嘗不可相為用也顧用之何如耳冬必裘而夏必絺者時也齊甘苦酸辛醎而御之者和也諸葛武侯當先主之時寬法孝直救李邈張裕其用意一出于慈仁乃以申韓之書教後主如其所不能也且賈生諸葛皆所謂天下之才識時務之要者矣申商明君臣之分審名實使吏奉法令而度數可循守雖聖人作無能廢其說哉然使述此於景武之時則與處烈風而進翣者何以異良醫不能使鍾乳烏頭

之無毒而使其彊不爲患也惟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于法制故賈生勸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則天下安此皆申商之長也申商之短在于刻薄賈生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特患不能用其長耳景帝之天資固薄矣提殺吳太子於嬉戲疏張釋之而誅周亞夫其資如此而鼂錯又以申商進之何怪有吳楚之難賢者覘其君之資而矯正之不肖者則順其欲順其欲則言雖正而實與邪妄者等爾賈生當文帝而明申商汲長孺爲武帝言黃老彼皆救世主之弊和而不同豈如公孫宏匡衡之流雖號爲儒者誦說之辭洋洋盈

耳而適以文其姦說者邪周公之告成王曰詰爾戎兵方行天下召公芮伯之告康王曰張皇六師若以此言施之好武之主其害豈不更甚於申商哉惟於成康之時則無以復易矣吾嘗謂觀人之眞僞與書之眞僞其道一而已世所謂古文尙書者何其言之漫然泛博也彼以爲使人誦其書莫可指摘者必以爲聖賢之言如是其當於理也而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當於理者也

晏子不受邶殿論

大夫相滅而相幷者是簒殺其君之漸也齊晉之末載是已齊崔氏也亡而邑入乎慶慶氏也亡而邑入乎二

惠諸族其時大夫分邑子雅辭多受少子尾既受而稍致諸公陳氏不取邑而取百車之木是三子者以爲賢於吞噬之甚者則可矣以其私家相取爲非人臣之道則一而已晏子將明言其不義乎得罪一國而不可爲也將從而受分乎違己之心而不忍出也邦無道危行言孫其處喪則託曰惟卿爲大夫其辭邶殿則託曰畏失富晏子之心固亦苦矣夫晏子之賢無愧儒者世乃以孟子不欲比管晏及沮封孔子事疑其非賢是皆不然晏子蓋盛德而才差不足又直陳氏得政之日事景公庸主未嘗得君如管仲專也故其功烈非孟子王佐

之才之所希也然第曰管仲曾西所不爲不言晏子者重晏子之德也當孔子至齊以景公之庸懦莫遽能以季孟之間期以待鄰之一儒士哉此必晏子爲之故也及其不能用孔子此必晏子所痛而知其國之將亡不可救者夫何有反沮孔子事哉晏子以儉著春秋之後墨子之徒假其說以難儒者沮孔子封事墨者造之也故載于墨子非儒篇其言以儒者爲崇喪遂哀破產厚葬此墨者之陋說非儷纏斬以喪父盡禮者之言也諸侯裂地以封大夫此三晉田齊以後之事非孔子時國不過賜田邑之制也子長不能辨而載之世家雖大儒

如朱子亦誤信焉是以晏子爲世詬而不知其固非實也魯襄公十七年晏桓子卒平仲嗣立能爲喪禮又從平陰之役意其年必逾二十其後五十七年乃會夾谷計晏子必已喪矣晏子喪而後景公行事益悖而子長言會夾谷時有晏子吾益知世家言之多謬也

議兵

兵民分離有聖人不能使之復合者勢也今有人焉命其子弟入則挾策操管而學書出則量庾藪權輕重度長短持算而營什一之利其子弟必無一能矣今君國子民者俛而使耕稼之農聽號令習擊刺舍田里安居

而履鋒鏑而輕死亡之難其病於衆庶而傷於國也亦
明矣目不兩視耳不兩聽手左右畫則乖足跂立則先
疲兵農兩爲戰則速敗而田野爲蕪萊國何賴此哉然
古王者兵未始不出於農何也古之時征伐之事固少
一旦戰而用其衆也至於萬人則爲多矣日行三十里
而合戰陳必以禮節焉擇素教之人而使進退止伐於
疆埸之交不嘗爲揖讓俯仰於庭戸之內也夫何爲不
可後世不然動以百萬之師決勝於呼吸之頃屠滅之
慘川谷流膏血軍旅數動則士長齒槁馘於營壘之中
當此之時士卒知戰鬥而已居則暴衆而與人若不同

類固不可使伏居井里而民苟非習於兵者亦不可使之復為兵矣昔者湯之伐桀也民則曰舍我穡事湯至仁也以民為兵不免於怨若後世之兵蓄撫循之或踴躍以從戎事豈將能賢於湯武哉兵與民分之故也昔者管仲用齊欲以兵服諸侯管仲知先王兵民為一之制不可以速戰故參其國伍其鄙國中士之鄉十五五鄉為一軍參其國故三軍以方行天下伍其鄙故野有五屬五屬皆農夫而已國則為軍鄙則為農雖不盡若唐宋以後之制而兵民之分自是始故齊之伯天下者兵習戰而農不勞是故管子天下才也謂兵不可擾農

亦不可盡一國而爲兵定以三萬人教以軍令使之足用是故兵必習戰農必習耕兵不習戰農不習耕雖多不如其寡已嗚呼後之爲兵者何異於傭子也兵額多而不盡可戰又不欲養兵而逸之使之不習戰而習於百役自助以求運糧之丁其始兵也而卒不能持一梃以與怯夫爲鬥然以代民轉輸之苦尙有說也今之營伍有戰兵有守兵不習知戰守之事顧使之雜爲捕伺盜賊詰私販娼妓賭博之任無不與是直有司事耳使兵足任之而有司不能何以爲有司況兵藉是名而恐猲取財擾地方爲害者有之矣夫兵農惟不欲兼也故

使之專於爲兵今之紛紛而呼於市而譁何於道路者
夫豈非兼任也則又不若使爲農之爲愈也

考

郡縣考

周之制王所居曰國中分命大夫所居曰都鄙自國而外有曰家稍者矣曰邦縣者矣曰邦都者矣而統名之皆都鄙也鄭君云都之所居曰鄙殆非是左曰鄙之所居曰都詩曰作都於向月令曰毋休於都然則都者鄙所居城之謂也見於詩書傳記凡齊魯衛鄭之國率同王朝都鄙之稱蓋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若秦楚乃不

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倘無郡名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爲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即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以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縶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云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知氏之縣其縣與已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卒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

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都鄙者王朝本名故昔秦楚雖爲縣而未嘗不可因周之稱而周必無郡之稱以郡者遠地之稱也秦之內史漢之三輔終不可名之郡況周畿內乎周書作雒篇乃有縣有四郡之語此非眞西周之書周末譌儹之士爲之也

漢廬江九江二郡沿革考

自秦幷六國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其後頗復增置然世欲考秦置分土之實不可得而詳矣其大要自巴蜀而下在江南地爲郡曰長沙鄣會稽江北地爲郡曰南郡九江東陽皆緣江以達海漢興以秦郡居地太廣稍

分置焉昔禹貢九江之水居秦九江郡南今安徽淮南地及湖廣之黃州府皆秦九江郡也項羽分王諸將分九江為二國其北封九江王黥布都六其南封衡山王吳芮都邾秦時呼禹貢衡山曰灊山而名灊霍山曰衡山始皇帝二十八年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是也故芮為衡山王約有今安慶廬州黃州地矣而九江之水乃在衡山之國漢滅項羽徙芮封於長沙以黥布為淮南王王九江衡山及江南豫章廬江豫章廬江之在秦不知地何屬也及漢為郡以隸淮南黥布滅以布四郡封淮南王長長死文帝復封其三子安為淮南王益得

黥布九江王時故地勃爲衡山王蓋得吳芮故地賜爲
廬江王得豫章廬江夫廬江者其水出陵陽東南而西
北流經彭蠡以入於江至今猶命彭蠡之山爲廬山云
故漢之郡國以是名之也廬江王賜既都江南地鄰越
吳楚反時賜使使與越交通吳楚滅景帝以衡山王勃
堅守不下吳楚內徙之爲濟北王以褒勃而疑賜徙賜
王衡山收豫章廬江以斷通越焉其後伍被與淮南王
謀收衡山以擊廬江絕豫章之口思得江南以通越云
武帝元狩初淮南衡山既皆以謀反國除淮南爲九江
郡分其西爲六安國衡山國爲衡山郡漢二郡之立自

是始始者劉賈王郡吳東陽三郡爲荆王吳故會稽也賈死以封吳王濞濞時吳郡復名會稽又易東陽曰廣陵景帝罪楚王戊削東海郡又削吳會稽鄣郡今史記作豫章蓋傳寫誤吳楚以是反國除以吳廣陵爲江都國屬子以江南鄣數縣故江都號爲得鄣郡而不得吳武帝元朔元年江都國以推恩封易王子江南爲丹陽侯湖孰侯秣陵侯及元狩元鼎閒國皆除然後武帝於江南建丹楊郡其東合吳傅海爲會稽郡其西南包彭蠡屆嶺爲豫章郡而鄣吳廬江悉罷自秦於江南設鄣會稽二郡至漢嘗分爲四五而卒爲三郡焉於是江南遂無廬江名

矣其後改衡山郡曰廬江然後廬江之名遂移於江北也太史公猶稱九江衡山爲南楚褚先生始稱廬江郡嘗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桓寬爲廬江太守丞然則衡山之爲廬江其昭宣閒乎及平帝元始閒錄地志者於廬江郡書曰廬江出陵陽云云此蓋沿武帝以前廬江郡之舊說昭宣以後廬江之水不在廬江而在豫章也九江廬江二郡始爲九江衡山國時北界淮南界大江東抵滁水西循安豐以南其形截然以方及漢以郡屬江夏郡則西南缺焉史言衡山王賜當朝道過淮南壽春者賜因吳芮故都都邾則往長安不經壽春

賜都蕃處其東疑賜來王時漢例其郡自是郡無郡也

漢郡二國一　其縣三十二　今州縣二十七

舒 蓋得今舒城南桐城北及廬江西地左傳杜注廬江舒縣西南有桐鄉又云廬江南有舒城按廬江郡治舒而云南有舒城者三國兵爭舊治已壞魏晉徙郡治於舒縣之北又漢舒縣當孔道六朝畏北兵移治僻地宋齊舒縣城徙東南即今廬江縣矣隋因之改縣與郡同名唐又因之故章懷後漢書注云舒故城在今廬江縣西以杜注章懷之言度之漢舒治今舒城界內六朝之舒在今廬江縣隋無舒唐開元後復置舒城界當漢晉故城之地宋元明因之

居巢 蓋得今巢縣巢湖南地及合肥東南無爲州東北地當春秋之世此巢國西屬楚巢以東屬吳吳楚蓋以巢湖爲界定二年桐叛楚楚師於豫章吳潛師

舒城 屬廬州府蓋得漢舒縣北合肥南界之地

廬江 屬廬州府蓋得漢舒縣東南併臨湖之地

無爲州 屬廬州府蓋得漢居巢併襄安之地

於巢取道潛六以敗楚於豫章度其時巢在今合肥界漢因古居巢猶治漅湖西南東漢爲侯國劉昭注引廣志云有二大湖今巢縣南金繩寺東有古廢城其北卽漅湖其南乃盧江白湖然則唐志二湖蓋謂此也魏晉開縣於六朝於其地僑置南譙郡隋合襄安蓋入襄安唐復拔襄安之北置巢縣而其治乃古橐皋宋又分巢縣西南無爲鎭置無爲軍而其治乃古居巢境矣

龍舒 蓋得今懷寧北桐城南地左傳杜注今懷寧桐城之間有大小龍山意古之龍舒西南有龍舒東漢侯國六湖縣廢舒境乎

臨湖 蓋得今廬江縣東地晉宋之世舒故治廢移舒治於其東南今廬江縣也蓋其縣界所得古舒地實少而得臨湖地爲多矣

雩婁 蓋得今霍邱西南地決水出焉東漢侯國晉以縣屬安豐郡水經注引地道記云在安豐縣西南宋以處蠻民屬邊城左郡

襄安 蓋得今無爲州西南地

今無爲州西南六十里有襄安鎮

樅陽 蓋得今桐城東南地東漢縣廢左傳杜注廬江舒縣有鵲尾渚按鵲尾在今桐城東鄉江側舒縣地本不至江東漢廢樅陽併入舒舒地遂及江矣樅陽入舒則樅陽水爲舒口魏志臧霸傳吳兵屯舒口欲救陳蘭是也東晉時嘗復置樅陽隋於此置同安縣爲同安郡治唐廢郡同安縣屬舒州開元中移縣治於山城至德二載改名桐城

桐城 蓋得舒南龍舒北併樅陽地自隋同安郡李子通之亂郡縣毀壞唐徙郡治懷寧後同安徙治山城蓋在漢舒縣桐鄉城矣故改名桐城而東鄉獨廣百八十里者古樅陽境也

今屬安慶府

尋陽 蓋得今湖廣之黃梅廣濟縣地吳立蘄春郡尋陽屬焉晉太康元年省蘄春郡以縣屬武昌二年還屬廬江惠帝置尋陽郡治江南柴桑江北縣猶尚在也及晉南度江北之縣俱省江南後省縣併入柴桑獨郡名在自是江南之尋陽著而江北之尋陽隱不聞矣

黃梅 屬湖廣黃州府蓋得尋陽東地

廣濟 屬湖廣黃州府蓋得尋陽西地是二縣在唐屬蘄州元和郡縣志以蘄州四縣盡爲漢蘄春地誤也漢縣雖大何能方三四百里由不悟尋陽之本在江北耳

灊 蓋得今霍山縣地泚水出焉晉省入六故社元凱云灊在六縣西南隋置霍山縣屬廬江郡唐置盛唐霍山二縣屬壽州章懷後漢書注云灊故城今壽州霍山縣宋省明復置霍山縣

皖 蓋得今潛山縣及懷寧西地廬江郡本治舒三國兵爭舒廢不處乃南治皖東晉爲晉熙郡之懷寧縣唐以懷寧爲舒州治宋寧宗時爲安慶府治

湖陵邑 蓋得今太湖及望江西地漢縣有鐖夾故或加邑漢志云北湖在南蓋以今望江諸湖對江南之彭蠡湖名北湖耳東漢省入皖東晉置新治縣宋置太湖鐖縣齊置大雷郡隋以爲望江太湖二縣

霍山 屬六安州得灊縣地

潛山 屬安慶府得皖地唐宋故懷寧舒州治宋景定元年徙城於其縣東南宜城鎮元英宗至治三年析懷寧西置潛山復城於唐舒州之舊治

懷寧 今安慶府治得皖東及龍舒之南地宋景定元年築宜城鎮徙城於此元明國朝皆因之

太湖 屬安慶府蓋得湖陵北地

望江 屬安慶府蓋得湖陵南皖縣西地

宿松 屬安慶府蓋得湖陵西潯陽東地

松茲　蓋得今英山及湖廣羅田地六安共王子霸侯國晉以縣屬豫州之安豐郡

英山　屬六安州蓋得松茲東地

羅田　屬湖廣黃州府蓋得松茲西地

以上十二縣屬廬江郡

六　蓋得今六安及鳳臺地如溪水首受沘東北至壽春入芍陂六安王國治東漢爲六安侯國魏晉六安縣宋齊僑置新蔡郡唐置盛唐縣宋復爲六安縣又爲六安軍元爲六安州

六安州　直隸得六縣及博鄉西地

蓼　蓋得今霍邱之東北潁水之南地晉屬安豐郡宋置蓼城左縣附於梁霍邱戍立霍邱縣屬壽州

霍邱　舊屬壽州雍正二年改屬潁州府蓋得蓼府安豐東安風西及陽泉地又得安豐北地故其地最廣

安豐　蓋得今霍邱之西河南固始東地東漢竇融侯國水經淮水東過安豐縣東北又決水北過安豐縣東魏爲安豐郡治晉以郡屬豫州宋爲邊城郡附內其地入晉邱

安風 舊得今霍邱之東北壽州之西地誌州芍陂舊居漢壽春安風之界今成名之安豐塘正以宋於壽春地置安豐軍故耳其實此塘不近安豐乃在安風也

陽泉 舊得今霍邱之東南地濱於決水東陽泉古城置決口城後改爲臨水縣

以上五縣爲六安王國東漢無六安王五縣皆爲侯國屬廬江郡

壽春邑 舊得今壽州鳳臺之北地水經注芍陂在縣南八十里九江郡治東漢去邑揚州刺史治魏淮南郡晉改縣曰壽陽隋唐曰壽州治周世宗克壽州以下蔡地屬壽州移治於淮北宋爲壽春府亦在下蔡南宋復移淮南爲安豐軍治今有安豐城舊址是也非漢安豐縣元爲安豐路明省縣及下蔡置壽州屬鳳陽府更建今城

壽州 屬鳳陽府自淮以南得漢壽春及成德西安風東地淮以北乃漢下蔡地蓋漢之九江沛郡以淮分界故也

鳳臺 雍正閒以壽州地太廣分其東北爲鳳臺而同治一城

逡遒 謹按今合肥東巢縣西北地宋僑置汝陰慎縣於此隋唐因置慎縣屬廬州南宋避孝宗諱改梁縣明省入合肥

成德 謹按今合肥西北地壽州東南地水經肥水出成德廣陽鄉西北過其縣西北入芍陂施水受肥於廣陽鄉入於湖

橐皋 謹按今巢縣西晉省入逡遒故杜元凱云橐皋在逡遒東南今去巢縣西北二十里俗猶呼柘皋

陰陵 謹按今懷遠西南地鳳陽東南地水經注淮水又北逕莫邪山西山南有陰陵故城後漢九江郡治濠水經其城西城南又東至其城東北流入淮晉屬淮南郡

巢 屬廬州府此本漢橐皋謹九江廬江正以巢湖為南北界唐因附襄安併有湖北橐皋地分其北置巢縣宋又分巢縣之南為無為軍於是巢縣治去居巢益遠

歷陽 漢縣得今和州地東漢以其地分爲江縣今江浦之滁江地皆歷陽之烏江境也

當塗 漢縣得今懷遠東南地東漢廢今從因晉僑淮南郡安帝後置馬頭郡治馬頭郡齊因割山郡馬頭縣附徐山縣屬滁州屬省入鍾離

鍾離 漢縣得今臨淮西及鳳陽縣淮水南地晉屬淮南郡東晉置鍾離郡六朝皆徐州治本在淮南梁置之北徐州北阻淮水是也隋府爲濠州鍾離縣治在淮北乃漢沛郡夏丘地李吉甫謂魏據淮割地使屬徐州節度使後改置命因撫王節南參不學非於臨淮之祠是也及明爲中京復建城於淮南設鳳陽臨淮二縣同城後乃移臨淮於其東近十里乾隆年復併於鳳陽

合肥 漢縣得合肥治前後方百里地漢城在今城北魏新城又在漢城西北三十

和州 直隸得歷陽西地

江浦 屬江寧府得歷陽東地

懷遠 得其淮水南地當塗故陰陵東地也其淮之北則沛下蔡地也屬鳳陽府

鳳陽 鳳陽府治得鍾離地其跨淮北乃漢沛夏丘地也其東故臨淮今省於此晉明之臨淮若唐宋之臨淮乃泗州之舊治及乾隆十年沒於淮水泗州移治盱眙又移虹縣

合肥 廬州府治盐得漢合肥地東北得逡遒之西西北得成德之東南有居巢

里然則今城隋唐之址雖南江北城邑
邱墟其蹤多湮隋定淮南其置縣邑地
曠人稀雖漢數縣及明以後縣治之則
其屬稍甚自南北交爭梁於此僑置汝
陰陳郡隋唐爲
廬州廬江郡治

之界焉故其境方
二百里猶有餘焉

東城 蓋得今定遠南地故城在定遠東南五十里梁置定遠郡定遠縣隋以縣屬鍾離郡

定遠 屬鳳陽府得東城及曲陽南地

博鄉 蓋得今六安東南地水經淝水出博安縣注云漢之博鄉也又云沘水自灊東北逕博安泄水出焉按水經之泄水今六安之淠河也

曲陽 蓋得今定遠東北及盱眙西地

建陽 未審所在或謂得今滁州之來安縣地

全椒 蓋得今滁州地梁置頓邱及北譙郡北譙縣於此隋改清流縣屬江都郡

滁州 直隸州約得古全椒地

唐置滁州

阜陵 蓋得今全椒西南舍山北地太平寰宇記阜陵故城在全椒西南八十里梁於此縣地置南譙郡隋大業初以全椒縣隸江都府以屬滁州

以上十五縣屬九江郡

全椒 約得漢阜陵東地

舍山 約得漢阜陵西地按漢阜陵與歷陽鄰孫策在歷陽移家阜陵而後度江又孫權欲誘取王凌凌當從合肥來權伏兵阜陵以待之以此度之阜陵尚在今舍山境矣

楚辭招魂曰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廬江之在江南古矣漢景帝時廬江王賜以通越徙王江北爲衡山王而廬江改爲漢郡夫賜既以通越徙漢蓋不盡予以衡王王勃之故地勃之故地蓋頗分數縣附廬江郡廬江一郡遂跨江南北矣故武帝建元中東甌舉武侯望率衆來降

使處廬江郡在江淮間也其後賜以罪國除爲衡山郡又其後置六安國以封膠東王子慶蓋其時王國地益小漢郡地益多於是廬江郡江南之地別分爲豫章郡而江北十二縣乃獨有廬江郡之名然而此始分十二縣之年不可考矣

廬江西漢十二縣東漢省其三故李忠據廬江其傳曰據九城所省者樅陽湖陵松兹也晉陶侃爲樅陽令是晉復置樅陽而晉書地志遺之其後歷宋齊至陳蓋復有樅陽縣故陳本紀大建十年廬江蠻寇樅陽隋書同安縣舊曰樅陽因陳縣也

漢之廬江治舒孫策破舒之後遂不堪復立郡治故劉勳朱光皆以太守居皖又破於吳於是魏廬江太守遂居六安故吳嘉禾六年全琮襲六安而朱桓傳云桓與全琮迎廬江主簿呂習引還廬江太守呂膺不敢出又朱異傳魏廬江太守文欽嘗任六安此皆魏廬江治六安之證晉遂因之故郭璞洞林敘其度淮之時先至陽泉後至廬江所云廬江亦六安也

晉本於幷州置新興郡惠帝改曰晉昌南渡僑置晉昌於廬江之南郡至安帝時避孝武諱改晉熙故宋書地志云安帝立晉熙郡宋齊皆因其名今之安慶也

隋書地志同安郡梁置豫州後改曰晉州又盧江縣梁置湘州按此於梁書內皆不見其事蓋非蕭氏所置特侯景置耳北齊書辛術傳術爲淮南經略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二十餘州蓋即此晉州湘州之類也齊文宣紀保大六年詔云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戶之民虛張郡目誠有然矣梁敬帝紀有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此譙州即今滁州地秦州即今六合地在梁武帝時皆一郡耳蓋侯景置州而梁之末造亦因以名州此雖於梁書紀傳無明文而推尋事理形勢固有可意會耳盧江郡在東漢時有安豐松滋縣乃郡之極西北境約

在今霍邱英山陰矣魏於彼置安豐郡統松茲縣其境固不能越山而南際江也至東晉來江左於時山北之民南遷避寇乃僑置安豐郡於臨江之地併僑置松滋之縣雖在漢時並是廬江郡地然有南北郡之分矣及隋於此置縣遂因僑置之松滋而立宿松之名然不西漢湖陵邑之地非松茲地也近志多以宿松為漢之松茲則誤矣

自漢以後江北淮南遭六朝兵爭之禍城郭空虛者數矣而僑置州郡在其間更移故名廢興遷徙稽之尤爲難詳南朝諸史僅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有地志梁陳

無志其作志者於沿革亦略速於後世而欲求之不亦難乎自隋混一南北更延郡縣自是雖有遷變以至今日而與隋不甚差絕隋建置於久亂之後戶口尠少城邑疏闊是以漢縣三十二今止爲州縣二十七也最者鼐在京師與休寧戴東原言世之方志言古城邑苦不考求四面地形遠近堪容置否是以所舉多不實欲以漢縣與今地相較爲表而貫他沿革於其中縱不能無失猶差覈實愈於俗之所爲地理書也東原曰善今夏無事遂取鄉里所近漢二郡一國爲沿革考一卷多病廢學不能求博東原既畏無以斟之設有如鼐此例盡

考漢之郡國抑爲一書以裨學者則將以俟夫世之君子也乾隆四十五年桐城姚鼐記

項羽王九郡考

史言項羽分割天下自王梁楚地九郡而不載九郡之名余考之蓋爲碭陳東郡泗川薛東海東陽鄣會稽是云九郡碭與東郡故梁地也自陳以東故楚地也故曰王梁楚大抵西界故韓東至海北界上則距河下則距泰山南界上則距淮下則包踰江東囿天下之膏腴乎壤矣昔秦以水灌大梁大梁毀廢滅梁後郡不治大梁而南治碭故曰碭郡楚襄王始都陳後爲秦得故陳爲

郡陳涉世家云陳守令皆不在則秦有陳郡明矣張子房擬分楚地與信越正自陳碭盡之北予越南予信其後羽滅如前約越得其二信得其七復如戰國時之梁楚高祖六年漢僞擒韓信分信國封劉賈以鄣吳東陽三郡爲荆王封劉交以沛薛郯三郡爲楚王吳即會稽也郯即東海也沛即泗川也沛者高帝更名餘或羽所改或漢所改不可知然皆羽自封時舊郡耳今本漢書高帝紀誤文以沛爲碭碭與東郡是時方屬彭越爲梁國且度地勢交必不能踰沛而有碭故其誤可意決也是時雖分韓信地爲交賈國而漢西收陳郡不予諸侯淮

水東流過陳則少北流故太史公云賈王淮東交王淮西夫收陳者以南側縣有北側彭越也於是分陳西為汝南郡故地志曰汝南郡高帝置其後漢廢彭越立子恢為梁王友為淮陽王淮陽得汝南陳二郡是時相國何等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蓋彭越國本有東碭郡二郡今以王恢為國太大故罷東郡半屬漢半屬梁也汝南陳本楚故一郡耳以王友為國小故罷潁川半益淮陽半歸漢也計二國各得楚故一郡又半今及景帝徙淮陽王為魯王復空為郡太史公云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陳在楚夏之交故知武帝

時尚有陳郡矣宣帝時乃復以陳郡爲淮陽國洪自武
昭宣以後王國減小於是梁淮陽國不滿一郡始者灌
嬰夏侯嬰傅寬等傳皆云
籍軍至陳破之故城
下陳地也而在淡縣
載淡縣於沛郡賈誼
欲割淮陽北縣益
欲割者後或入沛
或入陳留則淮陽

序

老子章義序

天下道一而已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賢者之性又有高明沈潛之分行而各善其所樂於是先王之道有異統遂至相非而不容並立於天下夫惡知其始之一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彭者老子也孔子告曾子子夏述所聞老聃論禮之說及老子青言以喪禮處戰之義其於禮精審非信而好古能之乎南行者久而不見冥山求之過也夫老聃之言禮蓋所

謂求之過者矣方其好學深思以求先王制禮之本意得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觀末世爲禮者循其迹而謬其意苟其說而益其煩假其名而悖其實則不勝悁忿而惡之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夫禮貴有誠也老子之初志亦如孔子而用意之過貶末世非禮之禮其辭偏激而不平則所謂君子駟不及舌者與且孔子固重禮之本然使人寧儉寧戚下學上達而已所言之必謹七十子之徒推孔子之義極言之固多高遠失中此亦聖門好古達於禮者之言失也夫老子特又甚焉耳孔子遇老聃問禮於其中年而老子晉成於晚歲孔子蓋不

及知也老子書所云絕聖棄智蓋謂聖智仁義之僞名若臧武仲之爲聖可非毀聖人也而莊子乃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老子云貴以身爲天下者言不以天下之奉加於吾身爲快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以是爲自貴愛也而楊朱乃曰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皆因其說而益甚爲謬夫老子言誠有過焉雖舉其末學益謬推原及老子以爲害天下之始老子亦有所不得辭然是又豈老子所及料哉世乃謂老子之書固已及是而儒者遂不肯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爲老子之行夫孔子於老子不可謂非授業解惑者以有師友之誼甚親故曰我老

彭解論語者頗說爲商之大夫不亦遠乎其說出於大戴禮記吾意其辭託於孔子而實非殆不足據邪抑所舉別有是人耶若論語之老彭非商大夫可決也老子書六朝以前解者甚衆今並不見獨有所謂河上公章句者蓋本流俗人所爲託於神僊之說其分章尤不當理而唐宋以來莫敢易獨劉知幾識其非耳余更求其實少者斷數字多則連字數百爲章而其義乃明又頗爲訓其旨於下夫著書者欲人達其義故言之首尾曲折未嘗不明貫必不故爲深晦也然而使之深晦迂曲難通者人好以己意亂之也莊子天下篇引老子語有

今文所無則知傳本今有脫謬其前後錯失甚明者余少正之竝以待世好學君子論焉

太史公書不甚知姓氏之別又自唐以前讀者差不若漢書之詳故文多舛誤夫老子老其氏也聃其字也太史公文蓋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漢末妄以老子為仙人不死故唐固注國語以為即伯陽父流俗妄書乃謂老子字伯陽此君子所不安道當唐之興自謂老子之裔於是移史記列傳以老子為首而媚者遂因俗說以改司馬之舊文乃有字伯陽謚曰聃之語吾決知其妄也老

子匹夫耳固無謚苟弟子欲以謚尊之則必舉其令德烏得曰聃孔子舉所嚴事之賢士大夫皆舉氏字晏平仲蘧伯玉老聃子產其稱一也陸德明音義註老子兩處皆引史記曰字聃河上公曰字伯陽不謂爲史記之語陸氏書最在唐初所言史記眞本蓋如此則後傳本之非明矣老子所生太史公曰楚苦縣或曰陳國相人莊子載孔子陽子朱皆南之沛見老子夫宋國有老氏而沛嘗宋地言老子所生三者說異而莊子尤古宜得其眞然則老子其宋人子姓耶子之爲李語轉而然猶姒姓之或以爲弋也彭城近沛意聃嘗居之故曰老彭

猶展禽稱柳下也皆時人尊有道而氏之晉穆帝名聃字彭子漢晉舊儒必有知老彭爲聃之氏之說者矣後世失之乃不能明也乾隆四十八年夏六月桐城姚鼐序後漢書桓帝紀章懷注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吾作此序未及檢引然則改此文疑元宗以後事

莊子章義序

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陸德明音義載晉宋注莊子者七家惟司馬彪孟氏載其全書其餘惟內七篇皆同外篇雜篇各以意爲去取自唐宋以後諸家之本盡亡今惟有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其十九篇經象刪去不

可見矣昔孔子以詩書六藝教弟子而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其得聞者必弟子之尤賢也然而道術之分蓋自是始夫子游之徒述夫子語子游謂人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聖人制禮以達天道順人情其意善矣然而遂以三代之治爲大道既隱之事也子夏之徒述夫子語子夏者以君子必達於禮樂之原禮樂原於中之不容已而志氣塞乎天地其言禮樂之本亦至矣然林放問禮之本夫子告以寧儉寧戚而已聖人非不欲以禮之出於自然者示人而懼其知和而不以禮節也由是言之子游子夏之徒所述者未嘗無聖人之道存焉而附

益之不勝其弊也夫言之弊其始固存乎七十子而其末遂極乎莊周之倫也莊子之書言明於本數及知禮意者固即所謂達禮樂之原而配神明醇天地與造化爲人亦志氣塞乎天地之旨韓退之謂莊周之學出於子夏殆其然與周承孔氏之末流乃有所獨見於道而不問中庸之義不知所以救之遂恣其猖狂而無所極豈非知者過之之爲害乎其末天下一篇爲其後序所云其在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意謂是道之末焉爾若道之本則有不離於宗謂之天人者周蓋以天人自處故曰上與造物者遊而序之居至

人聖人之上其辭若是之不遜也而蘇子瞻王介甫乃謂其推尊聖人自居於不該不徧一曲之士其於莊生抑何遠哉若郭象之注昔人推爲特會莊生之旨余觀之特正始以來所謂清言耳於周之意十失其四五夫莊子五十二篇固有後人雜入之語今本經象所刪猶有雜入其辭義可決其必非莊生所爲者然則其十九篇恐亦有眞莊生之書而爲象去之矣余惜莊生之旨爲說者所晦乃稍論之爲章義凡若干卷

左傳補注序

左氏之書非出一人所成自左氏丘明作傳以授曾申

申傳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椒傳趙人虞卿虞卿傳荀卿蓋後人屢有附益其爲邱明說經之舊及爲後所益者今不知孰爲多寡矣余考其書於魏氏事造飾尤甚竊以爲吳起爲之者蓋尤多夫魏絳在晉悼公時甫佐新軍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鄭之後賜樂獨以與絳魏獻子合諸侯干位之人而述其爲政之美詞不恤其夸此豈信史所爲論本事而爲之傳者耶國風之魏至季札時亡久矣與邶鄘鄶等而札胡獨美之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此與魏大名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之談皆造飾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稱乃三晉篡位

後之稱非季札時所宜有適以見其誣焉耳自東漢以來其書獨重世皆溺其文詞宋儒頗知其言之不盡信然遂以譏及左氏則過矣彼儒者親承孔子學以授其徒言亦約耳烏知後人增飾若是之多也哉若乃其文旣富則以存賢人君子之法言三代之典章雖不必邱明所記而固已足貴君子擇焉可也自服杜以後解其文者各有異同近時有顧亭林惠定宇皆爲之補注余以爲有未盡乃別記所見者若總古今之說擇善用之萃爲一書則以俟後之君子

西魏書序

當拓跋氏之衰朝廷失政而邊鎮横武夫梟興而國柄移天子寄居亟立亟廢葢高歡一人而援立之帝三焉安定廢而孝武興孝武奔而孝靜立計其得失之故雖不甚相遠而以時論之則孝靜固始爲孝武之臣也魏收書外孝武而以天平爲正豈理也哉南康謝蘊山觀察舊居史職出刺邵符閒以退處數年之暇慨魏收之失當撰西魏書二十卷以正其失可謂勤學稽古雅懷論世者矣吾觀李延壽北史本紀錄孝武于東魏孝靜之前而不曰西魏意葢以收爲非者然拓跋自崔浩被誅史筆回罔故紀道武以往事多侈詞又自道武以前

二十餘世卒加以皇帝之號延壽因之不能正也今觀察所紀僅在其末二十五年事固有延壽之得而無其失者然延壽自序言見別史千餘卷今時代遼隔泯亡無一存不獲使觀察據之以考稽同異而裁定焉惜哉惜哉讀者知其網羅放失述作之志存焉可也

族譜序

昔三代帝王及卿士大夫巫醫祝卜之職莫不出於世族當時姓氏之分端緒著備而朝廷又專設之官而掌之故黃農虞夏支裔流別數千歲之紀可得而知也自漢以降王者興於草澤將相出於屠牧皆不能紀其先

世而譜諜寖以不詳及晉宋因魏制以九品官人重門戶辨族地而後譜學復興以至於唐然考唐以前諸家世譜所能詳皆始於魏晉魏晉而上或依託謬妄盖郎邪王氏自云出於王子晉蘭陵蕭氏自謂本蕭何望之皆爲昔人所詆由是言之譜諜之詳略非時俗風尚之有盛衰由世族之崇替存亡異也當世族之存非特子孫能詳其先人之傳凡天下學士博於聞見者歷舉各族系世如循庭木之支如舉其室之庋物迄世族亡則子孫有不能推明其祖而始誣託名人求以自重是亦可謂愚也與自五代至宋故家殘滅及元明屢遭兵火

今日天下無復有千年相傳之家譜矣吾族先世本於田農又自餘姚遷桐城正當南宋末元興之日江淮之閒居民靡定而譜敘皆失故居餘姚以前祖不可得而知不可知則闕以爲愈於誣託者之惡也譜自先雲南參政及先職方府君及叔祖灤州太守嘗三修之逮今孫子益衆爲文益繁故少變其體依古世表之法橫列而注歷職生卒妻子於其下欲其文簡而易檢也初自餘姚來居桐城大有鄉之麻谿人謂麻谿姚氏逮明中葉而始有譜又垂及今二百餘年自是以往子孫之崇替不可知而譜之存亡不可必也然而差冀其經歷

久遠者惟文冊輕簡易挾而藏則傳久之道與

代州道後馮氏世譜序

吾嘗謂三代重姓族而繫世詳其後晉宋六朝尚門地而譜諜之學亦貴獨中間秦漢之世公卿大夫崛興草野而譜繫廢可徵焉世變使然學者不能強說也漢書載公卿名人傳皆不詳其先世而所詳者獨司馬遷揚雄馮奉世三傳而已子長子雲皆以其所自序故載之然則冠鄉之族亦必有能自序者故史得因其文異於他傳以此推之馮氏之有譜舊矣自漢以後斷續不可盡明而今代州之馮興於明之中葉至 國朝乃益盛

非第仕宦貴顯也蓋賢哲君子多矣以余所及交則湖北按察使馮君璐其人介然自立士也君璐既沒於武昌數年其從父弟右書來爲安徽布政司經歷因得識之又識其弟汝咨皆敦謹好學異於流俗右書示余所藏海內名人爲其先世作傳誌數十篇信乎其世濟爲君子也余與右書汝咨論近世人作譜繁而非法夫譜欲簡要而卷冊少俾子孫百世流轉海內易攜以行其體當略如古世表之法因略與分別所宜載與不者右書汝咨以爲善後余別去次年再見之皖中則右書汝咨已如余論作道後馮氏譜成書矣而余爲族譜久未

及成右書汝洛之勇於取善如此余能無愧乎哉馮氏古多傑人矣而今譜首於明時者儉所不聞以爲信也余聞右書之考秀山令君應鄉試時夜揭榜有走報其已得雋者令君方臥闈應之而已頗熟寐至曉其氣甚之閑適如此乃仕終於令雖有惠政而澤未及遠今右書弟兄方嗣其德賢者子孫必更有大興者俛目史氏爲名人列傳而紀及其先懿或有資於是譜而余又欲用是書之體爲世作譜者式也故序之

包氏譜序

周時天子重神明之姓使小史奠繫世載以世本之紀

諷以瞽矇之詩延及春秋黃農虞夏商周之裔散在列
國者可考而別也而人臣功德尤異恩褒錄其子孫則
又因所生地謚字賜姓氏族用別紀之而政教褒賞罰
亂所命族氏不加於賢者則得氏不足以爲重上無掌
繫之職而私譜亦興蓋去先王之義益遠矣宋興五代
之末天下俗敗壞而道不明洎仁宗之時大賢乃出包
孝肅公亦于其閒以忠言諒節聞于朝後世聞而慨慕
之蓋孝肅合肥人其後有移居桐城北鄉者于是吾邑
有包氏焉自古賢者少士囿於俗或一姓數百年未有
聞人然則幸遇賢者之裔而庶見其先遺風餘烈君子

求嘗不樂得而親友之也包氏世故有譜卷首載孝肅像及宋詔勅詳其世自孝肅而下今某方重修之以請余余謂譜別紀孝肅爲宗說近於古又嘗慕賢者之懿而樂道其家事也于是爲之序云

醫方捷訣序

余少有羸疾竊好醫藥養身之術泛覽方書然以不過領略古人言或互殊博稽而眇功深思而不明十餘年無所得乃復厭去夫醫雖小道然其本出於聖帝所爲三代以來設官而氏其族其極至於使人無疵癘夭札之傷而羣生樂育導天和安民命至治之隆有賴焉又

推原其故必自君子躬能循天理之節應六氣之和固筋骨之束調氣血之平於是安樂壽考享天祿然後推其意以為醫藥以及庶民此其意至精且厚是以後世醫者雖多然苟非慈明篤厚之君子終不能究其義而雖有篤厚慈明之心苟不世業而少習者猶不能盡其曲折變移之理審其幾微而察其離合也吾鄉有嚴氏世為醫前世有號川巷者其術神驗余恨不及見之今其孫以恬能繼其學出其傳書曰提訣者以示余其言簡直使人易入能盡疾病之變狀又操論得中無偏駁之弊蓋嚴氏既世其業又欲以此明諸人人信哉君

子之用心矣惜乎余方以事牽不能從以悟蠢學其術以獲養身濟人之益也乃為之序而歸之